

法报文苑

末了筆會

木兰书院坐北面南，是典型的西海固民居。

笔架山原本是一座横卧于西吉县城南边，一个名为杨河村村口的无名之山。之所以有了这个名字，与杨河村的一名青年才俊相关，他请退还乡，在自家的老宅地创办了一座书院，命名为文化味很浓的“木兰书院”。在这里他重新格式化了自己，开始想象中的诗意生活。

笔架山下的灯光

◎杨风军

第一次走进这座书院是2021年7月25日，我带队在这里召开“乡村振兴，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？”主题座谈会。来自宁夏评论家协会、固原市作家协会、评论家协会的评论家、作家、诗人等二十余人参加座谈会，座谈会在书院二楼国学堂进行。大家结合当前乡村振兴大背景下需要怎样的文学展开讨论，气氛热烈，效果甚好。

之所以把这样的座谈会选择在木兰书院召开，主要是书院的文学气氛浓，是许多作家、诗人梦想中的远方。它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镶嵌在交通相对便利的城乡结合部；其二是创办书院的人令人敬佩，他毕业于固原民族师范学校，论学历不算高，中专。毕业后没当几天教师就转行了，听他说，转行到乡镇。1999到2003年在西吉县偏城乡政府工作，然后调到西吉县人事局，再到固原市政协，再到自治区政协。一路通畅，令多少人羡慕。在他的履历中有这么一笔：2011年任自治区政协研究室副主任，2013年任《华兴时报》副总编，2014年任社长总编。就是这么一位事业上顺风顺水的人竟然选择辞职，这种行为在大众的认知中不能想象。我选择避开大众认知，很谨慎地跟他交谈，寻找抵达他内心的途径。留下的第

一印象是憨厚；其三是相借会场费用是一个问题，再者这里的伙食接地气，垒一锅锅灶，烧一锅土豆、玉米，就上园子里带露的小葱，或腌制的韭菜、咸萝卜，胜过商品味浓的山珍海味，还能找到童年。既能体验生活，又能享受烟熏火燎的快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当然，还有其他缘由，恕不累赘。

之后，在周末或者假期，不定时约文友去书院参观，分享特殊气场中的那份独有的东西。悬挂在通向体验园路径墙壁上用废旧轮胎制作的诗页，成为路标。这种创意不但妆点了平整不齐的黄土山坡，还为来者提供品读的依据。

来书院之人多是些性情中人，有了这方净土，大谈人生得失，拿起放下，一吐为快；聆听着一曲曲如泣如诉的古筝旋律，围绕文学对句、作诗、吟赋，妙语连珠，仿佛找到了灵魂的栖息地。其间也听主人畅谈他的设想以及修正设想的过程，从中体味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的内涵。参与其中的武淑莲教授也被他的精神打动，也被这一处可以修身的地方所吸引。参观结束后，她深入思考，撰写论文：“构建生态文旅特色教育基地——以杨河村木兰书院为例”。她这样写到：“木兰书院是史静波先生近

年来打造的以文学杨河为主，集文学创作、教育体验、非遗传承、医疗康养、劳动拓展、乡村振兴等为一体的新乡土生态文旅体验教育基地。是在新时代教育改革和乡村振兴视域下，文学与艺术、劳动与教育、城市与乡村、人类与自然、大地与心灵的新时代融合教育基地。如何构建这个基地更加丰富的内涵，赋能文学之乡与乡村振兴，这是要进一步精心谋划和定位的。”她从“构筑一片诗意的栖居之地、构筑体验式多元主体教育、构筑特色文旅融合体验基地、构筑多层审美模式、以文学的名义构筑精神高地”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意见。在结语中，她给木兰书院把脉定位：“木兰书院是物质与精神、自然与天地、植物与生灵、文学与艺术等形式构成的一座心灵栖息地，更是诸多形式的生存共同谱写的一曲新乡土生活奏鸣曲。是以文学的名义构筑的精神高地。各种形式的体验基地，既是参与者，亦是建设者。是作家、教授、专家、学者、研究者的创作研修之地，也是少年儿童节假日休闲时的充电、体验、成长之地。也可以是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农人、新乡土、新乡贤的精神赋能基地……”我想这样的定位表述，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创办者初心的。

在书院一月之余的时光中，我的灵魂被笔架山下的灯光浸泡，在手捧书卷的夜晚或正午，当我兴奋难抑地穿梭优秀思想的丛林中，漫步于西吉文史之道，聆听杨占武教授以家乡一条河流为题材的散文创作精彩讲座，我想起了20多年前写下的一句话：因为河流，我的生命有了方向。接着大脑中映现出一段激动人心的话语：“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/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——/把人带到远方。”（《狄金森名诗精选》）。

狄金森被誉为“对美国文学作出了重大独创性贡献的伟大诗人”，也是这位敏感而又痴恋于语言和诗歌的忧郁女子，还替她自己以及所有的孤独者道出了相似的幸福……”

在阅读狄金森时，她的秘密日记回答了她选择孤独的理由：“我安安静静地活着，只为了书册，因为没有一个舞台能让我扮演自己的戏，不过思想本身就是自己的舞台，也定义着自己的存在。”史静波先生何尝不是这样呢？从他笔下的《木兰闲话》就可以看到他内心穿透庸俗乌云的那束光。在他的放下中能感觉到灵魂的狂欢，并乐意任于未来的评判，这是多么地可亲可敬。我突然明白他在做一个思想家的事业。

如果让我早生一千多年，或许我会与陶渊明先生结成莫逆之交。而今，我只能与你，还有更多的文朋诗友，穿越历史隧道，踏着季书的节奏来到这里，面对笔架山、拾梯、陶然亭以及红尘中的人间烟火，默读流水、花鸟和生长在山间、田园中的草木、庄稼，体会参悟其中的意义。无论他人说什么，我依然像你一样选择沉浸在历史中思辨，选择一处安静之地，思考来路与归途。尽管对好多不公欲辩已无言。

许多时候，我顺从“难得糊涂”的处世哲学，以“三不猴”为座右铭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却时常为“不劳而获”的种种理念担忧，如果把这些感受讲给身边的人听，会收到“杞人忧天”地劝告。

能像你一样多好，回到一个以涅槃的姿态选择自己生存的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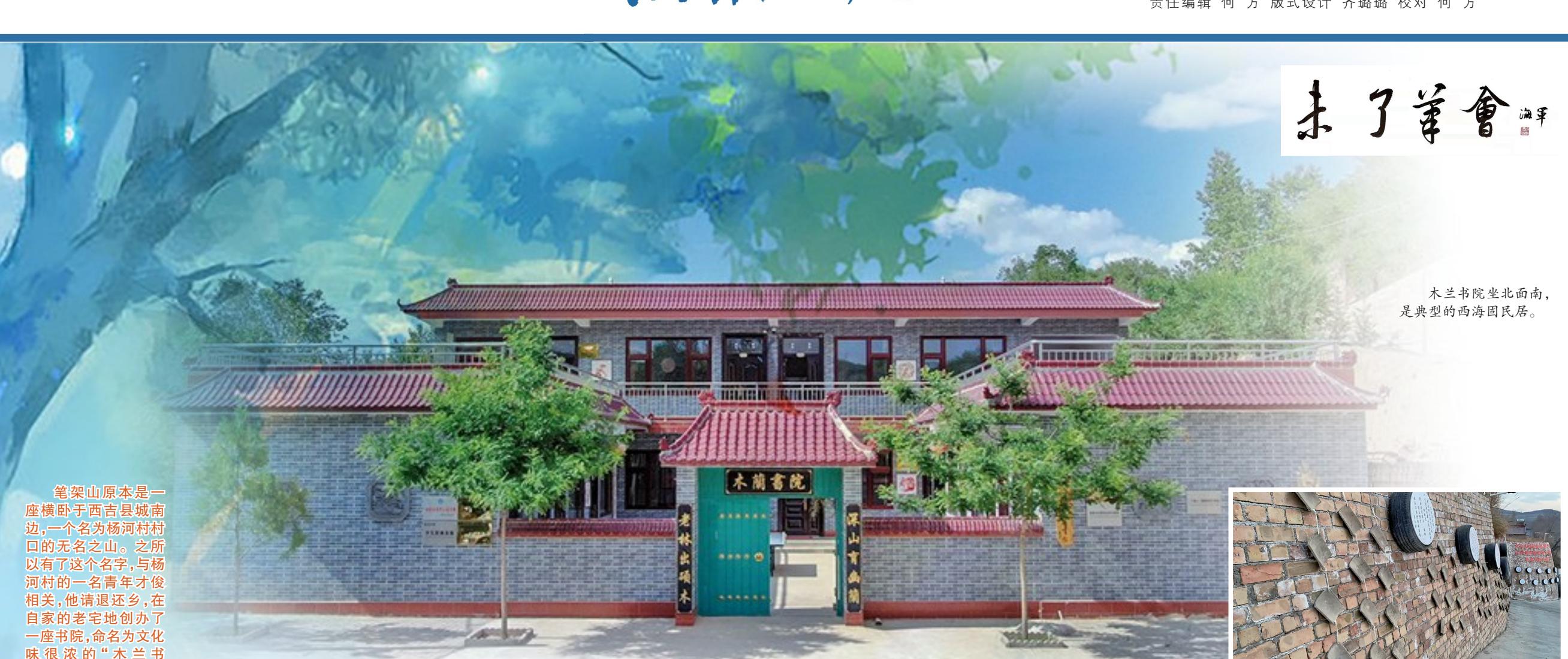
式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一定帮你带上犁铧、种子和爱，把书院培植成生命诗意的桃花源。然后在星光闪烁的楼顶凉台上，在鸟鸣包裹的陶然亭，围坐在粗糙的大理石长桌前，一边畅聊或倾谈，一边熬着罐罐茶把盏对饮……

我知道，对于人生来说，求闻达，求建树，乃是人性自然的要求，但当力有未逮，或环境不允许，或到老来，醒悟绚烂的阶段已过，则随时都可投向自然。因为我们知道人无非是万物中的一分子，功名利禄皆为过眼云烟，不必过分执迷。能从先哲圣贤的遭遇中找到自己的出路，这是人生中多么庆幸的事情。

当然，要想把梦想与现实对接是艰难的。这在深入了解史静波先生后，在和他多次交谈中也听出书院的危机，听出开展公益性活动的艰辛。是啊，哪有不经历苦难就成就一番事业的人？千百年来，苦难几乎无不因曲折折磨着一个个不甘沉沦不甘平庸的生命。这似乎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，一个人，只要他想有所建树，在他的人生旅途上，就横躺着一条苦难的河流。回望几千年的历史，我们几乎毫不费力地即可发现那些伟大的人物，他们无一例外地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。他们又都是以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，渡过了一条条苦难之河，成就了自己，成全了他人。我们同时也发现，在平庸凡俗的世界里，也躺满了一个个无名无姓的平庸之辈，这些都是畏惧苦难之河，被苦难之河阻隔在彼岸的人。相信在你确定放弃，选择新途的那一刻，你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，面对当下，问心无愧，人生中出现的所谓坎坷挫折，又都算得了什么？

在木兰书院迈出前进的脚步中，那些定格在笨板上的眼睛注视着来这里的人，或许他们把书院的故事会传向远方，但凡来到书院的人一定会被一种精神所感动，震撼……

离开木兰书院的时光中，我的内心被笔架山的灯光温暖着，我的灵魂被书院散溢的书香浸泡着，我的人格被一项功不可量的工程修正着……



木兰书院诗作墙。

1

2

3

步声惊走了它，羽翅在夕阳的余晖中一闪一闪，从我的视野消失。

我顺着它飞的方向下山，步入林荫小道时，手机振铃，掏出一看是老朋友马平恩的。接通后很少客套，邀我加入他的团队去审一套文史稿。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按照约定的时间，第二天早上他开车来接我，和我同车的还有耄耋之年、满腹经纶的张家锋前辈。一路相谈甚欢，几十公里的路程不经意间就走完了。他俩第一次去木兰书院，我很自豪地做向导，途经夏寨水库坝沿，穿过高速公路桥洞进入杨河村，来到书院。组织者已在书院的二楼等候。人座介绍，开宗明义。从此，我开始一套八卷本、三百余万言的文字审读。史静波先生也是其中一员。因为在他的领地，加之还有二十几个来此体验生活的寄宿学生，他显得特别忙。既要教授学生的古诗文，又要带他们去田间地头识别农作物，还要料理我们的一日三餐。审读者临时动意，把他的那份审读、校对工作分摊。

审读之余海阔天空，案头挥毫自娱自乐，大家很快进入三熟状态（人员熟、环境熟、工作熟）。审读、校对双效（效率高、效果好）推进顺利，一本本被专家斧正的文稿走出国学堂，负责征集稿件的专班人员接过文稿，赞叹不绝。时有西吉志士和慕名者前来慰问，享受他们送来的瓜果，甘甜融化了审读者的苦燥。

原来书院和山间的活动场地分离，去食厅还得下楼，出门，爬坡，天晴倒好，遇到雨天行动不便。为此，主人欲修梯于餐厅与书院之间。询专家以命名，座中有长者献名曰：拾梯。大家拍手叫好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诠释拾梯之意：

一为步步登高之意；二为拾掇治理之意；三为十全十美之意；四曰拾者，谐食也，民以食为天，一日三餐少了路途之苦；五为捡拾之意，凡来书院者，求福者得福，求运者得运，求德求智者皆有所获，不虚此行。言毕，众皆赞叹，和而附议。真可谓梯携五福。关于此梯，史静波先生动情为记，道出内心所想，笔下流出的是中华精髓，韵仄间承载学识、修为，字里行间彰显出拾梯的大气象。

每日审读完毕，拾梯而上，感受主人的雷厉风行和通达，看着孩子们拾梯而上，能识别山野草木和田间庄稼，真为他的家国情怀而敬佩。

山间建有鸡舍、种植园。鸡舍存鸡不足百只，个个丰衣足食，但不成气候。倒是种植园中挂着作家姓名的红梅杏仰天长笑，枝繁叶茂。有生之年定能尝到枝头繁花孕育出的香甜来。

又一日晚餐后，信步于田埂，驻足眺望，视野中的山形分明一座笔架，唤专家一道观之，异口同声，笔架山。由此深思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传承基因。一时兴奋，信口开河，学圣贤雅兴，风庸附雅，向主人献策，在笔架山前当建一亭，名曰陶然亭。文人雅士聚此亭，定有山高水长般大作。此言一出，主人甚喜。请家锋先生把盏选址，择日而建。审读小假后，亭立于山间，颇有巍峨之气度。

因缘西吉文史资料审读，成就木兰书院一梯一亭。一梯一亭虽然简陋，但必将被岁月的风霜烟尘浸润出另一种意象。有人会拾梯而上，信步陶然亭，观其笔架山，一定会萌发拿起搁置于笔架山的一支如椽巨笔，饱蘸杨河朝露，书写出人生旷达和时代的华章来。



杨风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，宁夏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封存的记忆》《杨风军短篇小说集》。在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作品并获一、二、三等奖。现供职于固原市文联。

西吉笔架山。